

類然確實之貌。凄然、煖然、順乎四時與物宜而莫知其極。無所往而非順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則殺之而不怨澤。施萬世不為愛人，則利之而不庸。通物近利，不足以言聖。有親則私，不足以言仁。隨時變遷，不足為賢。利害不通，不足為君子。行名失已，不足為士。有所拘而亡其身，則不能復震動矣。若狐不借之徒，皆亡身不真者也。庸齋云：志者有所主而一定之意。類然、大貌。凄然、怒也。煖然、喜也。無心、喜怒猶四時之春秋。隨事而處，各得其宜，而無一定所止之地，即所謂接而生時乎心也。用兵毒天下，施澤愛天下，皆以無心行之。則亡國亦不怨，被其德者亦曰帝力於我何有。自樂通物已下一段，皆譏誚聖賢以明真人之道不可及也。

志字諸解多牽強不通。趙氏正為忘字與容寂義協。其論甚當。元本應是如此。傳寫小差耳。其類類然若老聃出沐之時也。自前古之真人形容至此，言其不

以死生利害動于中，故外貌能若此。喜怒通四時，則與天合道。與物有宜，則與人合德。又惡知其窮盡。用兵亡國而不失人心，忘乎我也。澤施萬世不為愛人，我忘乎人也。聖人盡已之性，而通物之性，蓋出乎自然，非用心而樂通之也。至仁無親，而博愛賢者無時而不中。君子之於利害通而一之，無所避就，而禍患亦未嘗妄及焉。行所以成名，名所以表行，失已則無其實，非士也。亡身而趨於偽者，受役而已。何足以役人不役於人，而自適者其唯真人乎。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五

名五

武林道士 褚伯秀 學

內篇大宗師第二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其似也，與乎其似也，厲乎其似也，世乎，摯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緝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郭註：真人與物同宜，非朋黨也。下之而無不上，若不足而不承也。常遊於獨而非固守，曠然無懷，乃至於實暢然，和適故似喜也。動靜行止，常居必然之極，不以物傷已，而無所趨也。至人無屬，與世同行，故若屬也。摯乎，未可制高放，而自得連乎，其好閉綿邈深遠也。刑者治之體，而非我為禮者。

世自行而非我制知者時之動而非我當德者彼所循而非我作以刑為體者任治之自殺雖殺而寬以禮為翼者順世之所行故無不行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小大相君不得已之勢承百流之會居師人之極者任時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矣丘者性之本物各足於本付羣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理盡矣

○ 呂註真人與物有義而非朋盛德若不足而不承也先聖嘗嘆觚不觚真人之觚觚矣與世推移非堅而不能自舉者也其道彌滿六合而未始有物然而居其實者也邴之言炳受而喜之崔亦猶催迫而後動滂乎進我色而容物也與乎止我德不失已也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則屬乎似世猶可制也警乎大哉則不可制也連乎好閑不與物通故悅乎忘其言也此皆言其似而不可以狀求也仁者於殺則矜之以其愛之也不仁者於殺則快之以其惡之也

真人無所愛惡則其殺也豈不綽乎哉此則見其所體矣克已復禮則視聽言動莫非禮也用之為翼以行於世而已入於不古不今則豈有時哉物殊而後有知是其不得已於事也以德如軌轍之可循則有足者皆可與之至於丘也丘者中高之地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凡此皆用吾真而已何勤行之有哉

○ 林註真人與物宜而不為黨心若不足而其道首出萬物之上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不足而不承也與者自適觚者獨立而人皆可入故曰不堅其道舒張雖虛而不華也喜則其色炳煥在則迫而後動進其色而不藏止於德而常靜夫惟進我德故屬乎其似世夫惟止我德故警乎未可制終則退藏於密連乎好閑悅乎忘言而至矣以刑為體者其殺如秋冬理之當然雖殺而綽然有餘也禮者德之華所以行於外有翼之象以知為時者因時之自然不得已於事也丘者地之高有足者皆可

至以德為循亦猶是也此皆真人出而與人同者亦何嘗經心哉  
評道註其狀義而不朋不可得而親踈若不足而不承不可得而貴賤觚而不堅行雖弗圓而非固守虛而不華文雖弗實而非滅質邴乎其似喜暢然自適也崔乎不得已迫而後應也滂乎進我色奮精於內發神於外也與乎止我德利用於外不蕩於內也屬乎警乎連乎三者至為去為也悅乎其言至言去言也真人之道至於去為去言者以刑禮知德為本而已矣經中多以山喻道丘喻德藐姑射之山隱兮之丘具峻之山崑崙之丘是也真人之道用之不勤而人真以為勤行者是親萬物之衆而疑天地雕斲之勞也

○ 碧虛註真人之容狀非有朋黨也復能謙沖若愚卑而不受觚而不堅虛而不華邴乎似喜崔乎不得已言其虛曠悅懌應物有節也滂乎與乎言其溫顏教育屬乎警乎則聽屬而仰高也連乎好閑悅乎忘言

此真人之道不可測識者也而刑禮知德治世之具必有以體翼特循之刑不寬則失治體禮不與則化不行知不明則事留滯以德循禮然後能行於道也土高曰丘人物之所歸聚有足言能行者皆可至也真人無為自合天理世人見其成功則以為勤行者也

趙註與物宜而非黨周而不比也中不足則外物易入此無所入實若虛也觚有稜角易與物忤堅而不觚則觚不觚矣虛而不華大而非夸也邠乎崔乎外洋洋見於顏色中實迫而後動也而乎進我色安安而能遷與乎止我德和而不流也厲乎其似世有人之形無人之情也警乎未可制廣矣大矣物莫禦也連乎好閑無關鍵而不可開恍乎忘言然而成之也刑禮知德不得已而應世之道也以刑為體象刑惟明藏於不用也以禮為翼知和而必以禮節之也以知為時動靜不失其時也以德為循言與有足者至於丘丘山也有足

人也與之者無足也特寓形骸象耳目人見其不行而自至真以為有足也

庸齋云義而不朋中立不倚也儼然若不足而不自卑承觚德之隅也觚而不堅有德之隅而無圭角也張乎舒暢貌虛者有若無不華實也邠邠似喜不喜崔下也處世應物有不得已之意滯乎充悅貌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故曰進我色與乎自得之貌進我德吉祥止止也望之厲然與世人同而其中實有崔乎不得已之意警乎未可制不屈於世也連乎密也好閑不欲開口方其未言似不欲言及其既言亦若不言故恍乎其忘言也兩句一意以刑為體雖殺而綽綽乎無忤我心也以禮為翼行於世而徇俗也時乎用知是不得已而應事也循天德之自然而無所容力譬人登丘山有足行者皆自至不必謂勤勞而後至也

此言真人之狀者其心善淵而不可測姑即其形似者論之義而不朋與物宜

而非黨也若不足而不承自卑者人尊之也在眾人則宜物必黨不足必承矣觚而不堅廉而不剛也虛而不華實若虛也邠乎崔乎則言其情似喜於濟人利物又似乎不得已蓋無心之應斯真

應也滯乎進我色睟然見於面人喜即之也與乎止我德愛人也以德人亦樂得之此皆言其德容之盛有以化物屬乎難釋崔本作廣乎言德量廣無不包足以容斯世所以警乎大哉獨成其天也連乎其好閑莫見其根門若是則真人之道不容聲矣禮刑知德皆先王治世之具行乎自然與民宜之德則循之而皆可至於高循謂安而行之非必勤勞而可得也陳碧虛照文如海張君房叔本喜已世下三乎字並作也與上下句協似亦有理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

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衆洵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郭註常無心而順彼故好惡善惡與彼無二無有不一者天也彼彼而我我也真人同天人齊彼我曠然無不一冥然無不任知死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真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有所不得今人有所不得而憂虞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卓者獨化之謂人之所因者天之所生者獨化人以天爲父晝夜寒暑皆安之而不敢惡况卓爾獨化於玄冥之境又安得不任之哉真者不假於物自然不可違真君命而已故證以涸魚之喻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夫非譽皆生於不足至足者忘善惡遺死生與變化爲一又安知堯桀之所在邪

呂註夫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異故其好之者美與善也而美善出於此不好之者惡與不善而惡與不善亦出於此則好與不好一也一猶水之湛然者其不一猶水之波流亦水而已知此則非獨止而後止也然有一有不一者其一與天爲徒退藏於密也不一與人爲徒吉凶與民同患也莫之致而致者命莫之爲而爲者天死生之相爲夜旦出於命與天則人之有所不得與此物之情也吾何爲哀樂於其間哉以天爲吾之所自生身猶愛之況生之所自生其爲父也卓矣獨不愛之手苟惟知其卓者而愛之則生無足忻明矣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苟知其真者而聽之則死無足距明矣性命之源涸處乎人偽之陸而响濡以仁義之濕沫不若相忘於道術之江湖而不知死生聚散也蓋悅生惡死者情無死無生者道譽堯非桀亦情而已知兩忘非譽而化其道則所以忘死生者未始不同也

林註此言刑禮知德皆真也故復明好與不好實爲一致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則一與不一復爲一矣天人齊等無有高下豈復有一與不一之相勝哉死生之理命也陰陽之常天也真人任其自然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有所不得與然猶有患慮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卓者天地之祖真者萬物之母物自天生以天爲父樂從而不敢違況天之祖乎以君爲勝乎已猶以身死難況萬物之母乎涸魚濡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以喻大道之世物各逍遙雖犬相聞民不往來及至後世道散朴離踳踳爲仁覺覺爲義父子兄弟懷情相欺始思所以治之譽堯非桀紛爭無已不若相忘於自然也

陳詳道註一者無迹於天下卓然獨立塊然獨處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侯王得之以爲天下正是以古之得道者始於致一中於抱一終於反一此真人所以無適而非一也萬物本一而不一者物之私意

冥夫一者則知物之私意亦一而已故入而一則與天為徒出而不一則與人為徒與天為徒而不失人與人為徒而不廢天則一與不一復為一矣夜者旦之藏死者生之始觀夜旦之不足係則死生豈足邈哉故真人無情於生死而生死與之皆則夫人之有所不得與皆者物之情也人知以天為父以君為尊而不知所謂尊者尤當愛真者尤當守也至仁無親則有恩以相生養者不足於仁也至知無知則有情以相非譽者不足於知也江湖譬道之廣大故言道者多以水喻之碧虛註得與猶相與人之不能一好惡同天人齊彼我者皆物情之所係也彼唯知尊愛天命而未識保其妙道唯知死節事君而不知外身修真魚失水則相濡沫適江湖則忘矣人昧理則相非譽得此道則化矣

何勝負之有知夜旦相代天之所為死生相代命之所為通乎晝夜之道則知死生之說人而不知此理則悅生惡死情皆然也子之所以孝其父者以父為天也而在己之天不知愛可乎臣之所以忠其君者雖死不顧而真君之所存不知尊可乎魚處陸而思水人處亂而思治皆不免悅生惡死之情相忘江湖相忘道術則生死一理何喜何懼哉

庸齋云一自然也造化也好惡之異同皆不出乎造化之外故一與不一皆一也人能同好惡則知天故與天為徒以好惡為異則知人而已故與人為徒真人無好惡異同無分乎天人但循自然而已酒魚之相濡沫喻人處世有為相忘於江湖喻體道無為也譽竟非桀一句是其獨見自得處無桀亦無堯無譽亦無毀而忘而付之自然是化之以道也

此論真人好惡出於至公亦猶無好惡也故好亦一弗好亦一其一也一不一其一與天為徒本乎自然無所不一也其不一與人為徒或出使然不純乎一也以道觀之一與不一亦一而已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亦何相勝之有蓋恐世人泥夫迹之不一而失其理之大同故又喻以人之生死猶天之有夜旦凡戴天履地者俱不免而有所不得與知者皆物情蔽之耳若攝情歸性混合天人則可以與知死生之理猶夜旦之常而不足芥蒂也人以天為父而猶尊愛之況己之卓然者乎君愈乎己而身猶死之況己之至真者乎此又直指道體以示人人能反求其卓然至真者則知吾之生死乃一念之起滅一氣之往來耳儻不明此則失其所以生何異魚之處陸而吻濡以濕沫視相忘於江湖為何如哉

南華自謂吾為是論亦無異譽堯非桀未能相忘而化其道蓋欲人忘言而以心契之又所以掃其迹也